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

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

所書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

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

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怨色與淫志是皆無

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日及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

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

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

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修道德真

身以自隱無名為務居久之見周之衰乃去至關關令

尹喜曰子將隱矣強

曰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

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

人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

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

與孔子同時蓋老子百六

十有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

後百一十九年而史記周

不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

國合而別別五百歲而復

合十七歲而伯王者出焉或

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

知其然否老子之子名宗宗

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

于宮宮玄孫假仕漢孝文帝

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

博因家于齊

蘇子曰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

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

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之道形而

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

而上達者洒掃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

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

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

為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

不眩也老子之自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

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志於道而所從施之

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

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慕

其不悟曰要將有恆曰其說又老氏之眇也老子八十

章子嘗爲之解其說如此

列子者鄭人也名禦寇與鄭繻公同時其學以黃帝老
爲宗自言師壺丘子林而友伯昏無人列子窮居有飢
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
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今官遺之粟列子出
見使再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入其妻望之拊心曰妾聞爲
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
生不受豈非命哉列子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
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
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列子書舊二十篇西漢劉向去
復存者八篇列子蓋先莊子及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二

之道一也

蘇子曰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
今觀穆王與化人游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而
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此固後世僊佛
之常言理之當然而漢之儒者未聞焉耳孟子稱楊氏爲
我其害至於無君楊朱之說不見於世而列子時取之蓋
其所以爲爲我者必有聞於大道而失於偏故列子莊子
時取其合者載焉若楊朱之篇以愛身故至於遺禮義毀
名節無所復顧此則孟子所謂無君者矣雖列子亦無取
焉耳列子之徒不知其師之詳以爲朱之言不可棄而并
錄之過矣

莊子蒙人也名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歸於老子著書十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畏累虛亢桑子之徒皆空語無事實楚威王聞其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之以文繡以人大廟當是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蘇子曰吾聞之子 兄子瞻曰大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予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

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受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文子而實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闢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子嘗疑渙父盜跖則真若詆訾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真

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澳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味者勦之以入其說耳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也

曰不害荆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後韓者申子之學主刑名而緣飾以黃老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申子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借老子以為說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孫卿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上韓王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契以御其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利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且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

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
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
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
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語以泄敗
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
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
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
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
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知焉則身危強
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
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

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經省其辭則不知而
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
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
之務在知節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
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
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
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志無所拂辭言
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
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旣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疑
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
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

一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
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
盜其隣人之父亦去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
疑隣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羣
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
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
而不備鄭鄭人龍谷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
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
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則旣而彌子之
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
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
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心我及彌子色衰而
愛遠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
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愛憎之變至
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以信於主則罪當而加疏
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
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
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必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
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_立俱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
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_立斯曰此韓非所著書也秦
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_立乃遣非使秦非上書秦王
勸秦釋韓攻趙秦王下其書_立子斯斯言其不便因自請使

韓割地以事秦是時燕趙楚越爲一將以攻秦秦王使姚
賈以車百乘金千斤游於四國以絕其謀賈還報秦王封
賈千戶以爲上卿非見秦王言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
珠重寶盡於內且賈梁監門子嘗盜於梁逐於趙今與之
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故李斯姚賈害之毀之
曰非韓之諸公子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
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
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非
欲自陳不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

蘇子白商鞅以法治秦而由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
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奸今所謂法也
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所謂術
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
申商而兼用法術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
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爲此
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說耳然秦
韓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使非不幸獲用於世
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
以說死故載其說難於篇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言之利
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愧於中矣
豈復立法而求其必售耶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
知說矣而況非之所以說秦蓋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

陵之事不合於漢武終身廢辱是以深悲之歟

老子列傳第十

孟子孫卿列傳第十一

古史三十四

孟子鄒人也名軻魯公族孟孫之後也學於孔子之孫子思明孔之遺業游事齊宣王宣王始以爲卿不用其言孟子致爲臣而歸又欲中國而授之室養弟子以萬鍾孟子不願也去齊適梁梁惠王方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地於秦折節下士將以求報問利國於孟子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惠王亦不能用孟子往來齊梁之間見梁襄王齊湣王間適魯適宋適鄒適滕庶幾或用魯平將見孟子而嬖人臧倉沮止之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說之及即位使然友見孟子於鄒孟子誨之三年之喪文公行之旣而之滕教之井田學校四方之士

聞滕行仁政有相帥而從之者後齊湣王聞燕噲之亂將伐燕沈同以問孟子曰燕可伐歟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齊人伐燕克之諸侯多謀救燕或謂孟子勸齊伐燕何也孟子曰我言燕之可伐而不言齊之可以伐燕也乃勸湣王反其耄倪止其重器為燕立君而去史記齊世家言孟子勸齊湣王伐燕是不考之孟子也而孟子稱齊宣王伐燕亦失之矣是時秦已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克敵齊威宣王用孫子田忌諸侯東面朝齊秦儀軻衍之徒合從連橫以欺詐苟得相高游談之士得志於時而揚朱墨翟諸子雜學方熾孟子惟明孔氏崇三代之故所如不合知世將大亂恐周禮之久而不續退而與其弟子公孫丑萬章

之徒記其平生答問稱道之言作孟子七篇後世傳之蘇子曰孟子生於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暴彊以此游說諸侯諄諄言之冀其或信而諸侯皆習於鄙詐莫以為然者梁襄王問孟子天下烏乎定孟子對曰定于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當是時諸侯皆將以多殺人一天下誠有不嗜殺人之君招而撫之天下必將歸之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也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戰國之後更始皇項籍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及漢高帝雖以兵取天下而心不在殺人然後乃定子孫享國二百餘年王莽之亂盜賊蜂起光武復以不嗜殺人收之及相靈之禍曹公孫劉皆有蓋世之略而

以喜怒殺人故天下卒於三分司馬父子力能一之而殺心益熾故既一復散裂爲五胡離爲南北隋文帝又能合之矣而好殺不已至子而敗及唐太宗始復不嗜殺人天下乃定其後五代之君出於盜賊夷虜屠戮生靈如恐不及數十年之間天下五禪皆不能有天下之半及

宋受命

藝祖皇帝雖以神武誅鋟僭僞而不嗜殺人之心神民業之未及十年而削平之功比於漢唐天下既定輕刑重禁凡所誅戮一附於法匹夫匹婦無冤死之獄其仁過也代是以百有餘年兵革不試戶口充溢有死於瘴疠者死於兵亂蓋自漢子孫

人致之由此觀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三騶子皆齊人齊威宣相繼喜士養士稷門之下自淳于髡以下七十餘人高者爲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三騶子前曰騶忌先孟子以鼓琴奉威王因及國政遂受相印封成侯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徒始輕騶忌相與設微言挑之忌荅之如響髡等乃服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始終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知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會

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賭
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
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分耳名曰
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所叙九州是也不得
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各有裨
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乃爲一州如此
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
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王公大人
勿見其術驚而化之其後亦莫能行衍始以此重於齊適
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
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築碣石宮身往師之
其見尊禮如此穆下先生自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
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以干世主云淳于髡齊人也博
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以承意觀
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
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仲不
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耶客以謂
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馳逐後見王王志在聲音
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淳于生聖人也前先
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在
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在
彼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待

之髡謝去送以安車駕駟束錦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
發明其指意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最後騶奭頗
采騶衍之術以爲書蓋騶衍迂大而闕辯奭也文具難施
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垂
轂過髡然其書今皆不傳莊子曰田駢慎到不師知慮不
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
羽之旋若磨石之墜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若無
用之物而已田駢學於彭蒙彭蒙曰古之道人至公莫
莫之非其道則釋氏所謂純根聲明者耶
齊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

王時孫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
酒焉齊人或譏孫卿孫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
申君死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孫卿
疾濁世君臣不知三代之正而以變詐相怵淫侈相說士
爭爲小說詭辯以欺惑世俗著書數萬言其辭憤切反復
卒因葬蘭陵自孔子沒諸子不聞大道之要各以意言之
老子清淨無爲雖與世疏闊然其本則天地之至理也至
於列子莊子推而廣之涉迂怪矣然猶不失正也如慎到
田駢則蕩矣若楊朱墨翟始亦皆有見焉而楊朱破法以
便身墨翟增法以爲物其說皆不可用此其卓然可得而
論者也至於公孫龍堅白同異之辯雖巧無益於道及楚

之尸子阿之吁子今皆不傳於世

蘇子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一陰一陽陰陽之未形也猶喜怒哀樂之未發也陰陽之
未形也謂之道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謂之中中則道也其
在人爲性及其發而中節仁義禮知之用見於物則所謂
善亦所謂和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聖人之言
性止於是而已矣孟子學於子思得其說而漸失之則指
善以爲性至於孫卿自任而好異因孟子而反之則曰人
性惡夫善惡皆習也指習以爲性而不知其非二子之失
一也然而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與其能
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則火之能熟者是也

之得其性

也孫卿之所謂惡則天之有火也夫火之失其性者
孫卿之失則遠矣

孟子孫卿列傳第十一

伍員列傳第十二

古史三十五

伍員楚人也字子胥父曰奢兄曰尚其先伍舉楚之名大夫也楚平王之在蔡也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子建即位以爲太子使奢爲之師費無極爲之少師無極無寵於太子謀陷之言諸王爲娶於秦至而勸王自取之因說王大城城父以寘太子王聽之從而譖之曰建與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執奢而使奮陽殺建建亡奔宋無極言於王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爲楚患王使召尚與員曰來吾免而父尚謂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爾勉之矣尚至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

乎楚并殺之負亡走吳過昭關昭關欲執之負獨身步走
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漁父乘舟知負之急渡
之負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有命
得伍負者賜粟伍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負奉
至吳疾止中道乞食至吳因公子光以見王僚時王僚王
年也八年吳伐州來敗頓胡沈蔡之師于雞父太子建之
母在鄭召吳人而啓之吳入鄭取楚夫人及其寶器以歸
明年侵楚滅巢及鍾離負因言伐楚之利於王僚公子光
將爲亂沮止之負亦知光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勇
謀專設諸於光退而耕於野以諛十一年楚平王卒秦女
之子蒍止是爲楚昭王王僚因楚喪使母弟掩餘燭庸侵

楚楚師強吳師不能退光因吳國內空乃令專設諸襲刺
王僚而自立是爲王闔廬闔廬以負爲吳行人楚伯州犁
之孫嚭奔吳吳亦以爲太宰以謀楚負言於闔廬請爲三
師以肄楚楚出則歸楚歸則出欲使楚道弊而後以三師
入之闔廬以爲然楚於是始病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
師其令尹囊瓦貪而不仁國人惡之蔡侯唐侯朝於楚瓦
以賄故三年上之一君歸因子胥伯嚭請師於吳九年三
師伐楚敗囊瓦於柏舉五戰及郢楚昭王奔隨吳遂入郢
負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始負在楚與申包胥
及負之士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負
鞭平王尸包胥亡存山中使人謂負曰子之報讎其已甚

乎吾聞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
北面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天道乎貞曰爲我謝申包
胥吾日莫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求
救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庭哭七日七夜不絕聲秦哀公憐
之爲出車五百乘救楚與楚子西子期連敗吳師闔廬之
弟夫槩王亡歸自立闔廬釋楚還擊夫槩王楚昭王乃復
入郢十九年吳伐越越王勾踐擊傷闔廬闔廬死子夫差
立二年而報越敗之夫椒越王以其餘兵五千人棲於會
稽使大夫種厚幣遺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夫差
將許之貞諫曰不可臣聞樹德莫如滋去惡莫如盡昔有
西施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

于有仍生少康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虞思妻以二姚而
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收夏衆以滅過戈復禹之
績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
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
於是乎克而弗取又將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弗
可食已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
年之後吳其爲沼乎十一年夫差將爲魯伐齊勾踐率其
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貞獨懼曰是豢吳也
夫諫曰越在我腹心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
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
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

未之有也弗聽負屬其子於齊鮑氏太宰嚭因讒之曰負
恨其計不用將為亂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
以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
也吳王聞之怒乃取負尸盛以鷗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
之為立祠江上命曰胥山吳王既誅負遂伐齊大敗齊人
於艾陵十四年會諸侯于黃池越入吳二十三年而越卒
滅吳

蘇子曰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世皆憐
其志多其才然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員至鞭
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伍員列傳第十二

孫武吳起列傳第十三

古史三十六

孫武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
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
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
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
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視心左視左手右
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
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
孰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
約束不明申令不孰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
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

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
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
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
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
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
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
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
子孫也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重
臣而自以為能不及臧乃陰使召之臧至龐涓恐其

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
如梁臧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
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
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謂忌曰君弟重射
臣能令君勝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
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
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
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
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威王欲將臧臧辭謝曰刑餘之人
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
謀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關

者不搏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曰為解耳今梁趙相攻
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
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
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
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生急於齊齊使田忌將
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
西矣孫子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
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
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
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曰齊
三法入吾地二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

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
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
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
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
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
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
申以歸臚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
將起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
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
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

破其家鄉黨笑之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起起聞魏文侯賢欲事之因翟璜以見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立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共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死矣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臣死且不避

吾用兵廉平能得士心乃以為西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戍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由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起為西河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



P 92

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
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
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
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
子之上也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
公主而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矣
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先與
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
君即曰奈何君因曰試延以公主起
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起
怒而輕君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

曹沫之盟其相龍襄謬妄之矣故齊見於魯今亦不能盡正也

孫武吳起列傳第十三

范蠡大夫種列傳第十四

古史三十七

范蠡大夫種越之二大夫也吳王夫差將伐越以報鬪之怨越王句踐謀以兵先之范蠡諫曰臣聞持盈者與天遠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勿爲人害人事不起勿爲人始今君王未盈而溢天時人事不至而欲先之必災於王身王弗聽乃與師遇於五湖大夫種又諫曰吳之與越惟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拾決勝未可成也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下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既罷弊其民

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王又弗聽遂反夫差
戰敗於夫椒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召范蠡大夫種而謝
之蠡曰臣固言之矣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
地王曰奈何對曰卑詞厚禮以事之不可而身與之市越
王曰諾乃使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許之越王將使蠡守
國蠡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
制種不如蠡乃使種守而蠡爲質於吳三年而吳人歸之
居四年民有二年之食國之父兄請報吳王召蠡而問之
對曰未可也臣聞強索者不詳得時不成反受其殃王其
毋早圖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
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百姓信讒專事小人臣解

可乎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
王召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今伍員驟諫吳王
吳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生爲
之征其事不成俱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
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
乎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
乎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
事何也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與天地相參然後可以
成功今其禍新民恐人知財用資物不足以支長久將同
其力致其死伐之必殆王姑待之使其民盡其力而無所
取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極及季秋王又召蠡而問曰今歲

晚矣子將奈何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請之從時猶救
火追亡人也王曰諾遂與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
而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應之蠡諫曰謀之廊廟失之
中原其可乎臣聞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弗取反受之
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惟謀不遷王曰諾弗許
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羸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
天極究數而止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
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
陽察用之無藝往從其所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
攻來從我固守勿予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及觀其民
氣飽勞佚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宜爲
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
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追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
左以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強
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二年吳師自潰越
兵歸至五湖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越王
驚問其故對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昔君王辱於會
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請從君之罰王
曰所以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
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對曰臣聞命
矣君行令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越王使工以良
金爲蠡之狀而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爲蠡封邑後世子

孫無得侵蠹之地蠹浮海至齊以書招大夫種種不能用而死蠹遂變姓名自謂鷓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蠹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比布衣之極也父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入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壹牛車

臣遣之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旣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旣去不過莊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後復

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聞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

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卹楚國也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公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宋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吝惜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或曰范蠡之師計然游於越范蠡尊事

之九越之政事多計然之策

蘇子曰天下未嘗無智者也而難於擇君田豐陳宮其智皆足以制曹公而豐事袁紹宮事呂布紹布不用其言而君臣皆亡此固無足言者如陸遜之於孫權高潁之於隋文言聽計從致君於王伯矣而攸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范蠡知句踐可與共患難則爲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江湖如去仇讎是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范蠡大六種列傳第十四

